

新世紀的呼聲



孫濱著

新 世 紀 的 呼 聲

孫 濱 著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二 月 出 版

新世紀的呼聲

目次

第一輯

『爲人民的鐵路立功呀』	一
楊振春不是工人	五
檢討	八
你們是新開關的站	二一
城市段的工人	二五
洮兒河的水害	二八
檢車	三三
勝利	三六
一〇四〇號的火車司機	三一
王祥同志立特功	三五

列車早開了五分鐘……………三六
你想到了嗎……………四二

第二輯

我是一個普通的工人……………四七

媽媽！你不要擔心……………四八

船夫們……………四九

運轉員……………五一

手……………五三

老崔頭賽過年青人……………五三

兩條胳膊……………五七

毛主席才是咱們的救星……………五九

行車……………六一

加班半點鐘……………六二

我要去參加婚禮……………六四

鋼料上冒着火星……………六五

第三輯

一床大被……………六九

逃不了..... 七二

姑姑..... 七六

虎爺..... 九〇

地主女兒王淑蘭..... 九八

周福..... 一〇七

電話員劉英..... 一一四

打地堡..... 一二〇

咱們的隊伍回來了..... 一二四

第四輯

阿布達娃..... 一二九

草原的夜..... 一三三

生活是愉快的..... 一三九

奔馳在草原上..... 一四二

收獲..... 一四五

蔣介石這傢伙..... 一四七

陳誠..... 一四九

孫科..... 一五三

法蘭西，再起來戰鬥吧.....一五

糧食.....一三

老黑哥.....一七〇

第一輯

『爲人民的鐵路立功呀』

四十多天的工作

你們愉快的完成了防護作業

鶴立河再不會像一條孽龍似的

到氾濫期的時候，常常把道軌都給吞吃了

讓機車大胆的奔馳

機車遠遠地就熱烈招呼着你們

到處傳說着你們立了功

提起鶴立河麼

氾濫期到了，你們就得提心吊胆的過日子

說不定半夜里就得爬起來去救援

筐子，杠子，鎬頭，撬棍

手上磨起泡

衣裳給汗水淹漬「糟」了

總要讓機車過去了才得喘一口氣

自然

在敵人統治的時候

你們對於鶴立河是氾濫就讓它氾濫吧

反正是磨洋工混日子

現在不同了

段長提起要澈底的消滅這個水害

你們就掀起了立功運動

在嚴肅的動員會上

你們都磨拳擦掌的發言

『前方打蔣介石

水害就是咱們的蔣介石，消滅它，消滅它』

你們作出計劃

使河水歸還原道

在開工之前

你們就像戰士們擦槍機擦刺刀準備衝鋒一般

到處去蒐集小枕木，小車零件，小軌條

一個螺絲，只要可利用的廢料，廢器材都收集一起

你們就用碎鐵筋打小道釘

拼湊成了八個小平車

你們拒絕了包工

包工的質量不能保證完成任務

開工了，你們揮舞着鋼鐵一樣的膀臂

鶴立河驚動的發抖了

一天十個小時的工作

晚間還有討論會……

三月的天氣

曠野還颳着刺人的冷風

鎬頭起落

碎冰像鐵砂似的

飛擊在臉上

「匏基礎」，都是淨沙，就得匏土皮堆

天暖不容易開碴

鎬把把手背都震裂了

人人底手面上

都像放着一個黑紫色的麵包

可是

沒有人放下工具來挺挺腰，拔拔氣

只討論着想辦法怎樣把工作向前推動

你們的生活有困難

棉衣已經破爛

鞋也甩箱啦

『這是跟咱們的鐵路防護作業』

哪怕光着背脊

光着腳去挑土

心裡總是愉快的

在裝石籠的時候

沒有車、馬，工價又貴

你們就自己找濕沉的枕木

代替小枕木

自己釘小軌道

通過大街，鋪了

一千七百米長的運石專線

在架設腳手的時候

你們光着屁股下水去

皮膚都快凍裂了

這些都是爲着什麼

人人都能爽快地回答道：

『爲人民的鐵路立功呀！』

楊振春不是工人

楊振春！你真操蛋

檢車段裡你最性狂

常常拍桌子；『老子有錢』
把工友們都不放在眼裡

你是工人嗎

你一點也不像工人

頭髮也像女人式的燙起捲捲
衣服還撒上香水

你曾經給彭憲和講：

『別跑老客啦，賺不了多少錢
咱們「弄」一下就賺十萬八萬』

王鳳告從安達乘務回來

有三輛布車到站

你倒在床上快睡覺了

一聽說就翻身起來

去找着彭憲和

趁黑夜去發洋財

王鳳告到工具室找剪子

彭憲和打開車門

你們扛去了兩捆色布

楊振春！你偷的回數太多了

光復後你偷火藥，偷藥品

偷大米，偷白麵，偷牛皮，偷膠皮船……

偷成了你的職業

這回却碰上咱們優秀的工友同志——

郎金明彭建榮到列車去接風管把你拿獲了

你們還想進行收買呢

楊振春！你是工人嗎

不是！不是！你是流氓，你是無恥之徒

自從你出了檢車訓練所
滿腦瓜骨裡都是想發洋財
你破壞了工人階級的利益
把你送到人民法庭去審判

檢車段出了偷盜案

提起來多不帶勁

頭們更要提高警惕

加強愛護人民鐵路與人民資財的認識。

檢 討

在檢討工作會上

工長傳達了段上的批評

咱們今年抽換的枕木

打歪的佔百分之十九

位置不正的佔百分之十四

工長剛報告完

你真是名不虛傳，一碰就嚮

虎地站起來

紅着臉膛說不同意

咱們比別的工區換的都快

不能擱這點點小毛病

老徐也不同意

不過，老徐不吱聲

只在心裡嘀咕

『算了吧

咱們的工作又垮台了』

咱的看法就不這樣

咱們是不是有這些缺點呢

既然有打歪的

釘眼就大，雨水侵入

枕木的壽命就要減少

如果道釘打得不好

就要影响線路的堅固

影响到行車——

是的

在換枕木的時候

大家都賣了勁

說聲要與最快的南叉比賽

你和老徐，老崔

都像一群猛虎似的往前衝

衝的滿身是泥和汗

背都晒焦了

可是，咱們却缺少了一件

數量是趕上了

質量不好，出了毛病

應該檢討咱們的責任心

咱們都不要使氣

段上是經過調查研究的

咱們要好好接受批評

下次再抽換的時候改正

鐵路既然是咱們工人階級領導的

咱們就要搞好它

讓列車跑得再快一些

打垮蔣介石

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你們是新開闢的站

你們是新開闢的站

簡直是白手興家——

一個破澡塘子

掃除了垃圾和便溺

刷上石灰漿

安上門窗

就作了站舍

在沒有開闢之前

一片破磚碎瓦和一丈來高的荒草

你們都把它清除一新

作出花壇，修復甬路

赫澤年把家裡的大櫃拆卸

邱寶興拆下架着東西的棚板

獻出來修作

路票箱，桌椅，台櫃……

正是三伏天

你們整理線路，站台

檢修轉轍器

補整信號

整天的稿

把背都晒裂了——

有一天忽然驟雨

站舍周圍成了河沼

趙慶林在水中搶搬枕木

把脚扎了一個大窟窿

仍堅持當班

加上站長

你們一共才八個人

經過半個月的突擊

列車在通行

老鄉們看見嶄新的車站

不斷地贊揚着

工人們真有力

沒有鬧樓

轉轍員上了轉轍器

就和站上斷了聯絡

全靠信號傳達

列車剛過了轉轍器

馬上又要跑回來辦理信號

四個月以來

你們熱心而又積極負責的工作

沒有出過一件事

大家都經常學習

總結經驗

工人階級管理的鐵路

你們就是主人

因之

你們特別研究制定出
運轉事故防止對策
和運轉臨時措置辦法
使工作更向前推進一步

人民的解放戰爭在迅速的發展
人民的鐵路也隨着戰爭在發展
你們發揮了工人階級的優良傳統
將來還有許許多多的新站要開闢
他們就得要向你們學習

城市段的工人

繩子吊着木架
五層高的大樓
你們像懸在天空

鋸子鋸着，鑿子在敲打

鉋子鉋光木料

補修着屋簷

再不像從前的戰戰兢兢

看着地面兩眼發花

孩子和老婆張着飢餓的嘴巴

腰疼胳膊也發酸……

補修完了屋簷

又爬上屋頂補修房蓋

腐壞了的洋鐵瓦都換上新的

漏縫一定堵嚴

刷上紅色的油漆

你們都光着身子

浸在火烈的太陽光裡

也像房蓋似的給刷上了紅色的油漆

你們是城市段的工人

這座大樓是人民的企業機關

從前的敵僞老爺們早就滾蛋

共產黨來

你們邁進了新民主主義的時代

兩條胳膊從新有了勁

工作幹的快樂

六點半上班

油漆刷子，洋鐵桶

粗麻繩扛上肩

木料，大鋸都搬上屋頂

腰上撒着斧頭和飯盒

水泥補着漏洞

米突量着木料的尺寸

大鋸混和着笑聲

胸前滴着汗水……

比工作，比思想

評定過工資

你們有批評，有獎勵

從前斧頭也砍不開的腦瓜

謀慮學習，謀慮着工作，立功

日子在飛快的過去

明白落後是不好的

消滅蔣介石的日子不遠了

趕快提高自己的技術

將來需用建設的事務還多呢

洮兒河的水害

洮兒河！你這忘八犢子

你一撒野，遍山遍野的犇

把窪地都變成了河

翻滾着狂吼的洪波

六七十米長的洋灰大橋被你掀垮了

把路基已沖洗了

火車被你堵住

客觀上你幫助了蔣介石

火車不能讓你堵住的

搶修的命令下來

搶修的員工從各地奔來——

從訥河來的，從博克圖來的

從安達來的，從白城子來的

一個個都是精強力壯的小伙子

一個個都磨拳擦掌的準備突擊

到了現場，連抽支煙都不肯放鬆

立刻就參加了搶修工作

石塊，木樁，麻袋，道木，鋼軌
裝滿材料的火車在忙着運送

一車一車的石塊在往缺口處投

好多的手呀！每一隻手都在揮動

「石塊要投到地方，投石塊就是消滅蔣介石」
投石塊就比賽開了

二百來人

一天就投了三十三車

洸兒河！工人們的力量

立刻就堵死了你的氾濫

打好木樁

架上鋼軌樑

新的大橋又完成了

火車又向前方開行

蔣介石！工人階級就是要消滅你！

這十來天的搶修工作

白天黑夜的幹

照明裝置不强

野地蚊子多

水流很急，一不小心就會被打去

但是，有誰叫過暈呢

有誰表示過畏縮呢

暴風雨襲捲來了

全身淋的像落湯雞似的

仍然堅持工作完了才躲避。

博克圖機務段的工友們

五分鐘卸完了一車石頭

訥河，安達工務段的工友們

在搭木垛和鋼軌的緊急任務中

自動連續作了一晝夜半

大賚工務段的二十一名工友

工作從不講價錢

撈下飯碗就幹

白城子車務段的乘務員們

人人都認爲他們幹不了啥

這回却特別守紀律

埋頭苦幹，雨天裡也幹。

還有咱們的領導同志

把數百人的臨時搶修的工程隊

團結得像一個家庭似的進行工作

在突擊的時候

自己走在前面

每天的睡眠也只有四五小時

由于他的帶頭，鼓動，計劃好

工友們的熱情都像熊熊的紅火

很快就降服了洮兒河

完成了搶修的任務。

檢 車

一列等待檢修的貨車

黑古東東的像一條長蛇

擺在廠外的太陽地裡

你帶着錘子，搬子，材料

在一輛一輛的檢查着……

你檢查了護輪

又檢查軸瓦，又檢查風管

又檢查油箱，把油箱打開

檢查油綫，檢查油的質量

檢查是否燃軸……

和輪軸

黑的發亮——

黑的像瞳孔

你——會蹲下

腦袋趨進輪軸的下面

搬子把螺絲扭開又扭緊

把廢料剪掉又換上新的

站起來

錘子敲敲接頭，敲敲軸拐

敲敲零件，聽聽它的聲音

太陽晒的車體發熱

太陽晒的脊背發燒

你在敲着，檢查着

人家也在敲着，檢查着

廠裡的氣錘在鏢鏢的响
機輪在呼吼

工作的熱潮在澎湃

工作要小心

一個接縫不嚴就要出事故
人民的資產

就像咱們身上的肉
打蔣介石可以犧牲
自己可不讓白瞎啦

鏢，鏢，鏢，鏢

你檢修完了一輛

再去檢修第二輛

這一輛燃了軸就得掉換

這一輛的風管炸了一條口

像醫生一般的

該開刀的你使上了搬子，錘子
油布把塵臟擦去
下班的鐘點到了
你要把活幹完了再走

勝 利

這回又是你
胳膊腿都像鋼鑄的
金煌煌的特等獎章
又給掛上了胸膛
飄展着的錦旗
代表你領導的單位又扛回來了
你走進廠房
像太陽照進了廠房

響應全廠的號召

你推動競賽

計劃表貼在牆上

貼在每個人管理的機器間

貼在每個人的心上

你像把舵的能手

衝擊着機器間的波浪

降服了技術的困難

創造了新記錄

超過原計劃的百分之八十

你全身心都浸在競賽的熱潮裡

三個月來

你的臉都黃了

額角上新添了縐紋

雖然別的工友

仍是像發狂一般的突擊着

日夜連勤

吃飯都改成輪班

李金明，陳榮生負了傷

自動的喊出

「前綫的輕傷不下火綫

後方的輕傷不離崗位」

勞動強度是够飽和點了

你並不滿足

因爲你盤算過

肉體的競賽

究竟是有限度的

一開始競賽

你的腦瓜裡就多了一樣東西

像新娘子懷了胎似的

又是喜歡，又是焦急

你每次站在機器面前

打開了電門

你的腦瓜就亮起來

你的眼睛瞪着機器的動作

下了決心

單憑肉體競賽不算英雄

你要從機器能力上打算

你開始整天的尋思着

你作了三十年的工

三十年的經驗像一座森林

你像獵人一般的

要在這森林裡尋找你需要的東西

你要機器乖乖地聽話

要它更使出勁來

爲革命的戰爭服務

機器在你的管理下

就像小孩們要玩泥土

一會把它捏成一個泥人兒

一會把它捏成一隻小狗

今天你把幾個中心零件掉個方向

轉起來並差不了多少

明天你又把它撤來換過

一點點小毛病都要研究週到

堅定信心

端起飯碗來忘不了

睡覺也夢見它

老婆懷疑起你的脾氣來

也不抱一抱孩子了

有五分鐘的空閑

你就要到機器間去走一轉

敲一敲這裡

扭一扭那裡

把腦瓜攆進機器的心臟裡去

三個月並不太短

你獲得了戰鬥的勝利

改造手動起重機

創造了蒸氣濾油鍋

你領導的小組上

也改進了六角鐵床子

全廠的眼睛

都掉向着你們

一〇四〇號的火車司機

老季！你是開車的老手

誰不佩服你的經驗與技術

就是腦瓜有些發死

在帝國主義與資本家的統治下

他們利用「科學的分工」來

把工人們束縛的像木頭

給他們幹到死也提不高自己

你的腦瓜裡也中了毒

比如這回的實行包車制

你總感到還不如大輪班

因為你在工作上的辦法不多

這不比從前給敵人開車——

閑閑散散，混一碗飯吃

混點錢能養活家口就完事

路局實行了新民主主義的包車制

要發揚工人階級高度的工作熱情與才能

你手下的八個乘務員

就像八條生龍活虎

就要看你的指揮了——

無論經驗與技術你是第一

論領導工作你就發楞了

你想着：就這樣過下去吧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有活就自己埋頭幹

乘務員們鬧意見提上來了

你就只能做一個和事佬

這樣並不能使大家團結

反而對你都有了意見

像毛澤東號，朱德號

人家都幹得轟轟烈烈的

自己的「把式」得不了正常的發揮

一個人抱着腦瓜苦悶——

後來，段上派來了唐俊閣

唐俊閣經驗與技術不如你

政治上比你強，工作有辦法

他一來就看出了問題的關鍵

給你建議：你管業務

儘管發揮你的經驗與技術

他來團結這一班乘務員

這才幾個月的工夫

唐俊閣完成了他們的任務

無論擦車或幹的活

乘務員們都自動的搶着幹

幹完了自己的還幫助別人

而你也拿出了竅門

在研究節省燒煤上

十六天就節省了二十二噸

行政上把你的成績宣佈了

從前頂不行的一〇四〇號機車

快和毛澤東號朱德號看齊了

王祥同志立特功

鐵路總局批准了

王祥同志經過一年的考驗

完成三萬公里的安全走行

消滅了惡性事故

立下了特功

去年在段上宣佈計劃以後

王祥同志才不過二十五六歲的小伙子

開車才不過一二年

誰不說他是在「吹大氣」

機車餵飽了煤

喝够了飲水

王祥同志和自己同組的乘務員

笑笑和和的上車

噠！噠！噠，汽笛响了

像一溜煙，列車在道軌上滑行

就像一條肥滾滾的魚兒在水裡滑行似的

王祥同志的心裡有數

讓竊笑的人去失望吧

『老馬！你說，咱們能完成計劃嗎？』

老馬點一點頭兒，「能完成！」

『好！咱們合力的幹，幹出一個頭來給人看。』

老馬在忙着清爐

王祥同志試驗了風管和氣表

跳下機車去幫助給油

路簽來了就開車

每逢機車到站

王祥同志就在機車的上部下部都巡視一遍

『同志們！就等於砲兵戰士的大砲

咱們要是愛護的不够好

猶如在戰場上一旦大砲的聲音發啞了

這還了得嗎？』

隨時都把機件擦的透亮

無論水箱大輪都要加意保護

讓機車跑得好，跑得快。

王祥同志常常給乘務員同志們講：

『咱們不要只顧想到鐵路上有的是保安的連動裝置與設備

把自己的走行依靠着各種制度，依靠車站，依靠工務，檢車……』

是的，那一次棚車的失火，守車裡的人都不知道，

還是他發現了，避免了全車爆炸的惡性的事故

在××站進站時，道岔子尖端沒有密着

他又一次的避免了側面衝突

在慶功的大會上

宣讀了鐵路總局批准的特功獎狀

許多人都瞪眼了——

許多人的經驗與技術都不比他強嗎？

還是讓王祥同志來回答吧；

假如你沒有革命的認識

不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

誰還能立得下功呢！

列車早開了五分鐘

老姚呀！這回的事故

你說該不該提出來檢討

你的心裡不舒服吧

像燃起了一把火

嘴皮嚙得高高的

「檢討就檢討吧」

總感覺放不下面子

是的，你平常的工作沒有貳話
在車站上也不是一天兩天啦

一時的疏忽，而且事故又不很大
會議上檢討了

還要拿去登「鐵路生活」報
彷彿是打擊你，給你過不去

這是你的想法，你想錯了

這是使你更加好好工作——
對工作負責任，對人民負責任

自然，你的顯示了

綠色燈光的移動號訊

是發現了列車的後部壓着叉子
司爐司機誤認了號訊發車

他們當然也有錯誤

而且辦運轉的同志

沒有確認列車是否安全進站，也要負責

可是，你已經發現了列車誤認了號訊

心裡只想着

算了吧，發車的時間也該到了

或者是站長直接發出了發車號訊的

你就放心的讓它開走

也就不顯示停車號訊了

老姚呀！列車早開五分鐘

說不上什麼損失

但是，你深刻的從全路着想

大家都不嚴格的執行運轉規程

你差三分鐘，他差五分鐘

這樣的漫延下去

鐵路上就不知道要出些啥亂子了

嚴重性就在這樣

鐵路上的工作

就好比一盤機器

每一個機件——

那怕就是一顆小小的道釘

要是出了毛病

全盤的機器就要出毛病

同志！好說好商量

咱們要教育全路的員工們都緊張而細心起來

檢查自己的工作在思想上是否鬆懈

咱們既然是支援前綫，打垮蔣介石

這就是每個人具體的任務

你說對不

你想到了嗎

六號轉轍器恢復定位後

二號轉轍器還沒有恢復定位

你就回到閘樓去

燈也沒有點上

閘樓就像你陶醉過的咖啡館

你在想些什麼

你想到了嗎

人民的鐵路

鐵路發生事故

就是人民的損失

你想到了嗎

鐵路是科學化的企業
只要有稍稍的疏忽
可怕的事就會發生

你想到了嗎

遵守規章

自覺的勞動紀律

是爲了保證人民的利益

你想到了嗎

如今的戰爭

不消滅蔣介石

誰也翻不了身

是的

你沒有想到這些的

十一次列車上坡的聲音都聽到了

你才慌慌張張的去點護站信號燈

可是，列車已經衝過了信號二十餘米

是的

你沒有想到這些的

信號沒有落下

你不去檢查二號道岔的定位

到連鎖箱內去提調節器——

把大螺絲擰了幾扣

非法的把信號降落了

是的

你沒有想到這些的

進站列車把道岔擠開了

發出的列車走錯了方向

一直到二〇七公里處的「正面衝突」的消息傳來了你才哎呀的叫喚了一聲

這回的處罰不是冤屈你吧

平常，你只想着：開支，開支

一下班就蹀到八雜市去了

沒有班就賭錢，不是就是睡大覺

總感覺現在的生活太不如意了——

爲了保障人民國家的生命與財產

不能不把你送到人民的法庭去審判。

空白页

第二輯

我是一個普通的工人

我沒有啥出奇的

我是一個普通的工人

我能够打大錘

鏟床上也懂得一些——

上班我遵守紀律

爐火烤的滿臉通紅

車輪震動着兩耳

爲着打敵人，趕製着各種軍火

我受過「廠長」和把頭的毒打

鬼子的皮靴踢我的屁股

這些醜事都已經過去的很遠了

咱們應該加油工作

鏟刀在鏟床上吐着鐵渣

手榴彈，砲彈一箱箱的送出工廠

這也像前綫上的殺敵打衝鋒

汹涌的汗水在號召着立功

媽媽！你不要擔心

媽媽！你不要擔心

工廠就是一個家庭

廠長當家

小組長看照咱們

媽媽你不要擔心

工廠的活很美氣——

咱學會了踏機子
作出的活使人歡喜

八個鐘點的緊張比賽

還學習打蔣介石的道理

咱明白了啥叫翻身

腦瓜門開了天門

發了薪俸又發新衣

禮拜日招待看電影

毛主席的太陽照耀着咱們

媽媽！你不要擔心

船夫們

風帆放下

放下一片夕陽
在寬闊的船板上
擺開晚餐

紅銅捏成的胴體
浸沒在粗豪的笑聲裡
江水吮舔着船舷
好像嬰兒在母親的懷裡

一千里行程終了
喝一棒子燒酒
蒸籠裡蒸着饅頭
鍋子裡燒着紅燒肉

這隻古舊的船
已經走過了兩個世紀
一個是喝人血的偽滿

一個是新民主主義的園地

洗乾淨了船板

朝天仰着擺一個大字

桅頂上的金星紅旗

透出了滿天的星子

運轉員

你看準洋旗

檢查過線路的開通

像迎接親人似的

迎接列車進站

滿身的熱情

你們交換着多年的友誼

累的口渴了吧
準備有充足的飲水

綠色的旗子一揮

嚙！汽門打開了

你規正的站在站台上

目送着列車出去

匆匆的來

又匆匆的走了

突擊着走行公里

把砲彈物資送到前綫去

手

橋從你的手上架起

列車從你的手上滑過去
你的手上的疤痕
好像是森林的山地

太陽會講出它的故事
風雨描寫着它的苦辛
砂塵有着豐盛的營養
它的好兄弟是鐵鎬和橇棍

道軌一直伸延到天邊
每條枕木都經你們鋪定
泛濫期間和水害搏鬥
不讓列車中斷了走行

老崔頭賽過年青人

機器像森林

你從森林裡出來

滿臉是鱗汗

油線頭擦着手指

油破的衫褲

鬆開腰帶

把瓦斯的氣味

抖滿一地

倒着壺嘴

像火車頭一般

喝够涼開水

又回到森林裡去

隆隆隆隆……

飛輪轟鳴着

把全身心都交給

讓鋼錘去鍛

提高生產效率

你計算着出品

再把機器追緊

要它趕快前進

把腦瓜磨亮

分析着技術與時間

你是森林裡的老把式

好比一匹千里駒

隨手拈來花草

你懂得那裡的寶藏

你會想攀到高峯

去和荒鷹比賽飛翔

你墜到過陷阱

你跋涉過泥沼

狂暴的大風雪

你都苦苦地熬過了

如今誰教你這樣高興

每一個骨節都特別有勁

第一次拿出你三十年的工夫

這是毛主席的光榮

生產效率提高二倍半

總結時你獲得第一名

全廠的工友都傳說着你

老崔頭賽過了年青人

兩條胳膊

曾經誇耀過

你的兩條胳膊

骨頭是鋼打的

肉是紅銅鑄的

曾經你當場表演

把兩條胳膊伸平

讓人用杠子使勁的打

連閃都不閃一下

一天，有個走江湖的人

在江沿表演着舉重

你看熱了，擠進去把三百斤重的一對石滾

舉在手上溜溜轉

提起你回到紅爐面前

一口氣就打了整整的一百下大錘

許多人都不敢相信

從此大家都叫你大力士

你好打抱不平

一拳打死過一個警察

抓勞工到熱河的礦井

解放了你也回到哈爾濱

工廠的機器動起來

你向這位老幹部廠長表示；

『咱底兩條胳膊

一定爲咱們工人階級立功』

有號召你走在前面

經過你手上的鋼鐵鉛錘

都變成了戰鬪的武器

在前線消滅着可恨的蔣匪

毛主席才是咱們的救星

一天，你開了會回家

進門看見牆壁上的神像——

魯班，財神爺，太上老君

一把把它們抓下來撕個粉碎

你的老婆像母雞似的

瞪着一對大眼睛，你的兒子

和媳婦都抖擻起來了

不明白你爲啥發這樣大的脾氣

你從懷裡抽出來一個紙捲

小心謹慎的把它打開

那是一幅精彩的毛主席的畫像
端端正正的兩手捧着把它掛上

于是，你大大的開始了議論

『咱們黑瓜子是啥神也不管的
啥神也全是向着有錢有勢力的人們
幾千年來咱們都被裝在罐子裡

毛主席才是咱們的救星

他的一個號令，咱們工人就翻了身
見了青天，人人都歡喜』

你的議論打開了全家人的腦筋

抽一鍋子汗煙

一天的疲勞都沒有了

『擁護共產黨』你又開始演講

『它才是咱們的活財神，真正的命根子。』

行 車

關閉氣門

跳上站台

毛巾擦着

滿臉的汗

機車前

巡視一週

罐板，輪軸

給油，火箱……

抽上「馬哈洛」

整理火床

前一站上水

路簽來了呀！

蔚藍的高空

群鷹飛着

遼闊的原野

火車在馳行……。

加班半點鐘

電鈴响着

擠着下班的人們

飯盒子碰得哐啷的响

有歌聲，有喊叫……

半爐子紅料

等着氣錘去鏢

你門的胳膊就像氣錘

紅透的道釘在地下打滾……

電鈴响着

「老喬！怎整呢？」

「整完下班！」

又集中了力氣

加班半點鐘

洗臉擦過上身

飯盒子碰得哐哐响

愉快的回家去

我要去參加婚禮

我要去參加婚禮

而且是當的證婚人

心理有無窮的快樂

結婚的都是咱們的工人

從前他們結不起婚

這回的新娘年青又美麗

禮堂上掛着毛主席的畫像

毛主席看見了也歡喜

婚禮進行的很簡單

自己的樂隊奏樂，講講話

喝杯茶，嗑嗑瓜子

這到有無窮的意義

因為沒有共產黨

窮人常常是一輩子都打光棍

共產黨到了那裡

那裡的窮人就有了光榮

新婚夫婦行過了禮

他們都衷心的感謝毛主席

更要百倍的加油工作

快快的消滅掉蔣介石

鋼料上冒着火星

隆隆隆，電車過去了

隆隆隆，載重汽車過去了

你站在砂輪面前
鋼料上冒着火星

門筐上標着鐵工廠的招牌
廠房外面就是大街
遍地都是破鐵，爛機件
一直擺滿到門外的街邊

「師父」帶着老光眼鏡
在電燈下聚精匯神的研究
隆隆的機聲震得天花板發抖
一件一件的成品搬出廠去

工會的小組長更作的起勁
從打開電門起，他的眼睛
一直瞪着手下的鏟刀
一面還核計着晚上的小組會

臉上冒着汗珠

全身都浸透了又髒又黑的油膩

有時碰傷了胳膊，或是手皮

紮上了綳帶又開始——

掌櫃也忙着點驗成品

爲完成公家的軍需

（前綫去消滅敵人）

人人都得出力

鋼料銅料都不論

再增加上幾個馬力

讓它去結實的鍛上幾鍛

工夫到佳，成品就美

精通業務，小組上

「師父」徒弟都一道討論
檢討了工作中的粗心
也檢討了廠方的經營

如期的交上了定貨

掌櫃「師父」工友都光榮
再幹上一年左右

中國的革命就會勝利

隆隆隆，電車過去了

隆隆隆，載重汽車過去了

你站在砂輪的面前

鋼料上冒着火星。

第三輯

一床大被

(一)

桃花快開了
忙着揭地撒種的時候
在紅石壟溝的園子裏
我又看見了那個年青的婦女會長
動員參加生產
把那些懶娘們都從家裏拖出來
她整天價的忙着……

(二)

我們的婦女會長有一個故事
許多人還記得「一床大被」的笑話
那是「滿洲國」時代
窮人光着屁股過日子

「八一五」過後不久

一個八路同志從她家經過

拆洗了一床被子

大白布的被裏，蕪線花料的被面

棉花「釀」的足足有五斤

就是婦女會長親手拆洗的

自從有了「滿洲國」

她家就沒有見過這樣美的東西

因之

她是饑婪的給那個八路同志講着

『咱只要有這樣一床大被

死了也閉得下眼睛』

(三)

不久，到處都掀起了鬪爭的浪潮

條條山溝，個個「部落」

都把地主搞出來整

整出的金條，金鐮子，金鉗子

綢緞衣料，花紅被毯

布匹，毛氈……

用大車拉進農會

鬪爭的大軍中

婦女們就是會長帶頭幹

分果實的時候

給了她一床繡花的紅緞子大被

(四)

一切都好了

她已經從那間破土房搬進了地主家的大院

炕上那床大被就像太陽晒到的莊稼地

窗子上的玻璃也擦的透明

這回我也故意的取笑了她

「你該閉得下眼睛了吧？」

她害臊的扭扭着臉兒回答我

「還不是八路軍來了才給咱們的好處呢。」

逃不了

白白的雪地上

一隻鬼子跑過去了

一隻狍子跑過去了

兩匹馬拖着爬犁

像漩風一般的奔滑着……

朝晨尖刺的風

在枯枝上呼嘯

在電絲上呼嘯

像在追趕什麼一樣的

從凍結的河面上

帶着恐怖的心神

溜進一家大院

又溜進孤荒的小車站

爬犁在陽光裏

兩匹馬的鬃毛

帶着血紅的珠顆

縮在狐裘領子裏去的大老疙疸

絨質的圍巾

把眼睛都嚴嚴地壕住

抱着心痛的家寶——

金鐏，金鉗，元寶

鞭子追趕着馬腕

坦曠的河岸上

許多野物都出動了

遭瘟的黑熊

怪可憐的蹲在前面

「趕快！抽那匹青馬
再有五里地就保險」

霧騰騰的哈爾濱

一個整夜都夢着

一個整夜的奔逃

彷彿已經順意了

太陽把四野照得亮瑤瑤的

好像金子銀子照得人眼睛亮瑤瑤的

樹枝在輕微地搖動

等着春天的快來嗎

鬍子忽然蹺起來

牙齒磨的挺響

『翻身吧！翻到陰溝去』

爬犁一直在奔滑着

『爸爸！一切要小心』

又一隻兔子跑過去了

又一隻狍子跑過去了

風按着雪沫

在漫空的翻撒着

「趕快呀！出了這一關

咱給你大元寶」

鞭子一抽

冰下的魚兒都受驚了

拖着兩條白色的飛煙

爬犁像奔滑在水面的銀魚

電絲在頭上盤旋着

草垛冒着蒸氣

啪！誰呀！是槍聲

帶着狗皮帽子

笨重的像駱駝

帶槍的貧僱農兄弟——

激紅的臉上

憤怒和勝利的憨笑

爬犁站住了

「你往那裏逃呀

貧僱農的天羅地網」

槍口勒轉了馬頭

風吹得更緊了

馬低垂着頭兒

拖着落網了的「主人」

姑 姑

——一個人在訴苦運動中想起了他底姑姑在偽滿時代受的苦來——

(一)

「姑姑！

怕嗎？餓不餓

咱給您端小米粥來」

「英兒乖

姑姑不餓」

「姑姑

陳家的二混子壞蛋

他揍姑姑

咱長大了揍他」

「唔

人家有錢有勢

沒錢的人要矮三輩……」

「不！姑姑

他有錢有勢

咱有拳頭

一拳頭揍死他」……

(二)

姑姑是昨晚回來的
回來就躺在炕上
一直呻吟到天明……

半夜三更

忽然有人叫門

一聽是個女人的聲音

媽媽已經明白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

爸爸急忙下炕

把姑姑扶進屋來

姑姑一進屋

一頭抱住媽媽

就傷傷心心的哭號起來

媽媽流着眼淚

爸爸也陰沉着臉

用袖子擦着眼睛……

姑姑頭上的血

染紅了媽媽的手

也染紅了媽媽的衣裳

滴在炕沿上了

(三)

嫂嫂

那死鬼是狠了心的

這樣粗的柴片子

劈頭就往頭上打

差點把胳膊也打折了

爲啥呢

呃

還不是爲那個妖精

自從她一進屋

就像五鬼星下凡
咱再怎樣的順從他
他總是看不上眼

就從昨天談起

清早起來眼睛就跳

咱就明白要出事

晚上嘮喀

妖精撒嬌

要他買絲襪，買緞鞋

咱的心一橫

咱進門啥也沒買過

她要買啥就買啥

咱剛一出聲

他就急眼哪

「你是個啥玩意

牛屎巴裡還有好花開」

她也跟着來火上加油

「你麼！等下一輩子吧」

咱不服氣，

剛一還嘴，

他就像一隻惡狗似的撲過來了……

（姑姑

又被傷心哽咽住了）

（四）

姑姑的命是苦的

八歲那年死了媽

爺在十歲那年去的世

就靠爸爸帶養她了

爸爸的命也不好

一輩子打牛屁股

受苦到如今

炕上沒有褥被
還拖了一身「飢荒」

自從「滿洲國」一來

比老中國更蠍虎

「康德」三年起

爸爸就一家五口逃飢荒

到處討飯——

逃到姜家屯子

那年姑姑十五了

爸爸給人家扛活

一天老吳家的娘們來串門

說是陳家大院的二少爺心腸好

讓他們搬進馬房去住

給他家裏傍青

爸爸是個老實人

怎敢不領情呢

搬去了以後

二少爺就常常來串門

媽媽看出了他的心思

給爸爸講：

『咱們人窮

不敢惹人家

還是搬走吧』

一天二少爺找上了爸爸

『老季！

咱好好地提拔你

把你的妹妹許給咱

你樂意嗎』

爸爸沒有吱聲

二少爺可就翻了臉

第二天

管事的來了

劈頭就給爸爸說：

「老季！你可不要糊塗

你看這是誰的天下

給也要給

不給也要給」

丟下兩件衣料

二十塊錢偽滿中央券

叫趕快準備

當晚就要入洞房

當晚管事的帶着人來

就把姑姑搶去

給二少爺做了三房

(五)

二少爺麼

夜貓子眼來鷹勾鼻

就像一隻野狼

滿屯子裏橫行

他的爸爸是區長

和姜警尉是拜把兄弟

他從小就嬌養成地痞

歪帶帽兒斜掛一支盒子槍

這裏蹣跚，那裏蹣跚

打打鳥兒，也打打人——

有一次

老胡頭的小兒子在水邊玩

一槍打穿了腦袋

說是打野鴨打謊了槍就算了

有一次

江朋芝的弟弟

跨在牛背上往草甸子放青

管事的和他打賭

『你敢把牛背上的那個傢伙打下來』

槍一響，他很高興

草甸子裏躺下了一具屍體……

（還有呢

他的罪惡是數不清的）

（六）

二少爺是個衣冠禽獸

身上掛着盒子槍

夜裏去敲楊家寡婦的門

楊寡婦有個二姑娘

打破鍋台翻了炕

硬給他強姦了

姜警尉也是一個大混蛋

『老二！咱們上哈爾濱溜躑去』

他喜的混身發癢

在哈爾濱住了兩個禮拜

就帶回了「一枝花」

那個窩子裏的姑娘

從此咱姑姑就更遭殃了

日子就像浸在火油裏……

(七)

『給咱倒洗腳水來』

姑姑就得去倒

『給咱把鞋脫了』

姑姑就得給他脫鞋

『滾出去，吊樣子難看』

姑姑就得滾出來

讓他在房裏和一枝花胡鬧

半夜人都睡靜了

抽足了大煙四脚一伸

給咱燒開水去

泡一點藕粉來喝，口苦得很

姑姑已經睡了

也得起來侍候那兩個鬼東西

姑姑給那個臭娘們洗衣裳

衛生褲上不知那來的污班

打了好多好多的胰子也洗不去

那個臭娘們就罵起來了

姑姑還不敢咬聲

這就是姑姑過的日子

一天

來了他的朋友也看不過意

『老兄！總是恩愛夫妻嘛』

他的鼻孔裏一哼

『這種東西算個啥

還抵不上一個爛酸梨』……

(八)

姑姑越想越窩氣

哇地一聲吐了一攤血

第三天的晚上就咽氣了

爸爸去找二少爺

二少爺的眼睛一斜

『死就死哪唄』

連一根線頭也沒有給帶回來

媽媽抱着屍體哭

爸爸含着眼淚說

『窮人有啥法呢』

挾來一捆秫秸

就把姑姑抬去埋了

『你的姑姑死了

你要記住是怎樣死的』

爸爸和媽媽的話兒

一直還留在咱的心裏

虎 爺

你要聽關於惡霸地主的故事嗎

這裡是一萬個其中最簡單的一個——

自從北滿平原

燃起了農民要求解放

打倒惡霸地主的憤怒的火焰

在新生屯發生了這樣的一件事

惡霸地主

以『不殺窮人不富』的手段

逼着無數的窮哥兒們家破人亡——

李春山就是一個

耕地被搶奪了

爸爸被打死了

媽媽上吊了

漂亮的媳婦

被霸佔作了小老婆

自己被抓「勞工」

丟進了一萬人坑」的礦井……

「滿國洲」倒了

他回到屯子

當上農會委員

惡霸地主

像狗一般的被怒火燒焚着
像狗一般的
到處找躲藏的地方

一天

李春山的仇人

——惡霸地主虎爺

派他的第二個兒子

來請他去商議商議

一身全是汗臭的「勞工」

也能大搖大擺地走進

從前比上金鑾殿還難的大院

而且

被請上了墊着虎皮褥子的大炕

虎爺的肥臉上
滿口的洛顯鬚
都被一陣詔笑
裝飾的像春天
他親手
給「勞工」端來一杯香茶
開口就是
「咱們是一家人
從前有過分的地方
看在舊主客的面」……
問「勞工」缺什麼
儘管開口
他家裏有的是
甚至
他的五姑娘還沒有出嫁
如果他樂意的話
嫁奩從豐辦理

可是

李春山只說了一句

『咱只要償還那傷心的血債』

他就氣沖沖地回來了

天上有月亮

四野有蟲聲

門口忽然閃進來一個人影

剪短的頭髮

銀色的撇針

在月下閃光

那個人靈魂的臉兒

李春山明白了是誰

明白了是怎樣一回事

『李大哥，公事很忙

咱們撈一撈好嗎』

丟過來一個鄙惡的媚笑

李春山却一叭口水

把她趕出門去

這可叫虎爺撤不住了

『好小子！真要咱的老命麼』

他使出毒計

趁天黑

他的狗腿

和兩個兒子

撤上槍

帶着麻繩

一下把李春山捆來了

虎爺擺出威風

『你要死？要活』

李春山被怒憤燒的通紅
眼睛像兩支箭似的

射着虎爺的奸像

『咱要血債

殺死咱也要向你討回』

虎爺上前一個耳光

李春山的眼睛被打瞎一隻

立刻把他吊在樑上

臉上滴着血

橫身被木棒抽打着

他的腦袋

一陣嗡嗡的叫

昏過去了……

可是，他仍明白的記得

『仇一定要報

只要共產黨在一天

一定要消滅

這些萬惡的傢伙』

虎爺狠了心

一不做二不休

提起鋤頭

領着他的人馬

要把李春山拖去活埋

不料

剛出門口

就被工作隊

和民兵們所截住

李春山像一隻活虎似的跳起來

呼喊著：『共產黨萬歲』

把虎爺一幫人

捆回農會

第二天開群眾公審大會

消滅了惡霸地主殺人犯

地主女兒王淑蘭

傳說有過狐狸精

咱們屯上有個王淑蘭

十八九歲出了女高

在家里又混過五六年

寬板板臉來大鼻子

雞窩窩頭髮滿天飛

迷人精全靠兩片嘴

兩片嘴抹紅像血盆

王淑蘭爸爸是個地主

偽滿的屯長活害人

地主的法寶是「不殺窮人不富」

王淑蘭也是她爸爸的一棵搖錢樹

一條母狗滿山騷

「大煙袋」的醜名那裡不傳到

她家的勞金七八個

那一個勞金不上她的當

甜言密語最會灌米湯

灌够了米湯又把你踢開了

勞金們日晒雨淋爲那樁

幹哪三年五載仍是褲子都穿不上

哪一個勞金辛苦積下了幾文錢
王淑蘭就來跟你假相好

叫一聲哥哥咱的命

快給你妹妹去買胭脂和水粉

二更天上炕雲和雨

勞金哥兒的錢袋又光了

光了錢袋又得拚命的幹

王淑蘭許你再過四五年

七八個勞金王淑蘭都許過

哪一個勞金到頭只有白瞪眼

勞金們像牲口在磨前轉

王淑蘭就是那趕磨的人

誰要是說太吃虧不幹了
她豎起眉毛就翻臉

扯掉褲腰說你要強姦

「朝廷」的大獄你受不了

撇着悶氣苦日子沒有頭

王淑蘭的爸爸又買了大田

王淑蘭玩的好來吃的胖

一臉淫肉透露出紅光——

一聲聲雷來一陣陣雨

「滿洲國」倒台來了八路軍

八路軍與窮哥兒本是一家人

窮哥兒到處都在鬧翻身

鬪爭地主分土地

王淑蘭爸爸大受驚

這幾天勞金們整天嘀咕心不穩
又只得王淑蘭出馬打頭陣

拿出一點點財物來收買

晚間到炕上又來上洋勁

年青的勞金楊家二小子
參加農會說要發動鬪爭

王淑蘭咬着耳朵給他講
「你缺什麼咱給你——」

「你要馬有馬，要錢有錢
要地你可往肥的揀

「只要你保住了咱爸爸
咱倆就可拜堂結姻緣」

多嚼了花椒好麻口

楊家二小子從此昏了頭

王淑蘭的爸爸暗地裡好喜歡
誇獎着女兒真中用

放出謠言赫虎老百姓

「中央軍」來到了哈爾濱

誰要鬪爭誰倒癱

「中央軍」來了要槍斃

這一陣風暴真像是過去了
地主的威風沒有給搬倒

高頭馬出來雙套車進

王淑蘭的爸爸到處探消息

六月間的太陽晒天空

屯子里忽然來了工作隊

工作隊一來就要搞農會

農會裡全是窮哥兒們苦勞金

砍倒大樹要搬倒地主

一鍋子飯來不讓有一夥生

佃農劉端公當了農會委員

鬪爭的火焰燒得個兇

地下有孔也難逃

王淑蘭的爸爸叫一聲形勢不好

父女兩人又安排好巧計

王淑蘭出門去找上劉端公

劉端公本來就有幾分二流子味
喝了一「米湯」就把本忘了

地主有了狗腿和眼線

農會的消息他全知道

夜路走多了要闖鬼

農會裡也獲得了情報——

一天夜裡人人都喊着熱的睡不着覺
王淑蘭把劉端公雙手牽進了房

藍花花杯盞白花花酒

端着菜盤子的爸爸也進來了

未開言竟叫上劉端公好女婿

手灣灣朝裡要維護自己人

『榮華富貴咱給你享受
還去幹哪雞巴窮農會』

半杯子白酒還沒有下肚

嘩喇一聲兩扇大門全開了

對對眼睛冒着怒火

紅纓槍兒逼上了炕

三個王八一齊捆
捆上農會去公審

起完浮產分土地

王淑蘭一家滾出了大院門

周 福

在全軍說來

你雖不是特等英雄

但是，對於革命的忠實和熱忱

我就應該歌頌你

(一)

我們在一個會議上認識

厚厚的棉軍裝陪襯得你顯的瘦弱

胸前掛着一夥紅色的獎章

狗皮帽子蓋到了眉毛

好像一位大姑娘

兩手抄着，端端正正

不多言不多語，聽着別人的談論——

輪到自己發言也是那樣的害臊

儘把眼睛瞅住桌子下面

你今年才二十歲

貧農家庭，僱農出身——

十歲起就給地主當豬倌

十七歲開始給人扛大活

「八一五」從關裡來了八路

八路和窮人是一家人

想起那些「主人」給你的苦楚

你就高高興興地參軍了

(二)

因爲你的家窮

沒有機會念書

參軍後你每天早起晚睡

拿着本本學着識字

沒有錢買紙買筆

就用樹棍子在地下學寫

現在你認識了四百多個字

識不下字就等於瞎子

這一下使你很高興

下決心要學習到底——

你的學習好

你的操場也好

每一個動作都熟練而正確

投手溜彈你趕上了二三名

而且，你並不因此就驕傲

一有閒工夫就教給新同志

那些手脚比較笨一點的人

你更是熱誠而耐心地

有錯了的動作

就給他詳細的說明和改正

比方你教給和你

曾經一樣不識字的一個同志

一個字要反復的教上幾十遍

教過了又在地下寫來寫去

記住了又給講明意義

有時表示不耐煩了

你拍着他的肩膀說：

『同志！不要着急

咱一定幫助你學會』

(三)

去年鬧生產

你是扛活的出身

一提起生產就感興趣

到興安嶺種麥子

你首先打頭陣

喂牲口，修犁杖

都歸你一人担任

有一天

牛踩破了你的脚背

沒有半句怨言

只想：「後方生產第一」

人家在地裡休息

你不休息

你尋思出用破樹根

替耙壓麥子

既省勁又快

麥子也壓的帶勁

種完麥子上山打拌子

有的人鞋磨破了

降低了情緒

你就把自己的鞋拿出來幫助人

在車站搬運木料

有的人肩頭磨破了

你安慰着大家

『我們跟誰幹的呀

革命工作，還不是爲自己』

一口氣，十天的任務

六天就完成

比賽得了勝利

(四)

前年班長得了傷寒病

你自動去端屎端尿

病人的心煩罵了你

你仍是和和氣氣的侍候下去

連上來了新同志

把衣服給他們穿

跟他們蓋一個被

(當時公家還沒來得及發給)

發給的煙葉大家抽

經常替同志們洗衣補衣

在車站出勤務

早上帮着打掃站台

打掃廁所，擦車，燒爐子

有閒就給廚房挑水，劈柶子

幹活你是好把式

都是爲着咱們無產階級自己

對於落後的同志

你先是尋思出原因

從思想上去解決問題

比如王坦從前開過小差

這回他就不敢坦白

整天發悶

又如孟憲文

訴苦時也搭着腦瓜不言語

你就給他解釋

『現在不是「偽滿」
人民的軍隊不與打罵
天大的事坦白了就完』
結果孟憲文坦白了
他曾參加過製造偽幣
凡是有心事的人
就不能好好地工作
你說你是革命軍人
就是要改造別人
把工作向前推進

電話員劉英

我又給你講一個

電話員英勇鬥爭的故事吧

一九四八年剛開始

人民解放軍大反攻的又一個攻勢

在遼河流域進行着

砲火震醒了遼河

打爛了敵人的陣勢

像潮水一般的人民解放軍

急速的向前追擊着敵人

包圍着敵人，殲滅着敵人……

勝利的消息在飛傳着

在公主屯殲滅了敵人兩個師和一個軍部

這裡

我只講一個電話員英勇的事蹟

他的名字叫劉英

步兵在飛奔的前進着

有時前後距離一二十里

指揮所，砲隊等

要靠電話來聯絡

電話員揹着電綫，挎上電話機

跟隨在步兵的後面——

隨着前進，隨着架好電綫

炸斷了電綫

隨即修好

通訊靈便

指揮員掌握情況

大量的殲滅敵人

劉英

他緊跟在組長後面

敵人的火力很強——

飛機在嗡嗡的叫

槍彈像下暴雨似的

砲彈在爆炸着

零下三十多度的天氣

他們匍匐在雪地爬行

到達一個小據點的時候

他站起來去架電綫

忽然一顆子彈打穿了他的手背

架好了電綫

他才撕一塊布條把它纏上

組長看見了

『還能繼續前進嗎』

他只簡短的回答一句

『不礙事』

又繼續向前爬行

當子彈打穿了手背的時候

他是清楚的記起了幾天前

電話員錢寶曾在殲滅敵人的戰鬪中

手指被敵人的砲彈炸掉

腿部也負傷

他並不退下去

用牙齒帮着接上電綫……

他決心要和他比賽

這是光榮的任務

爲人民立功——

步兵衝開了敵人的陣地

衝鋒的喊聲使敵人喪胆了

他正要站起來向前衝鋒

一顆砲彈在他身邊炸開

冰和泥沙把他埋在下面

組長把他挖出來

他臉上滴着血

可是，並沒有聽從

組長的話，叫他休息一會

『前面在殲滅着敵人了呀』

他只顧向前跑

滑倒了又爬起來

比組長還跑得快……

剛架好電綫

試了兩三句話

又被砲彈炸斷了

他跑過去接上

剛回頭

咳！右邊的耳朵

被子彈割掉了

回到組長跟前

他還不知道

再向前衝鋒

機關槍巢正向他們打來

組長的腹部中了一彈

他抓起組長身邊的電話器材
臥倒在雪地上

像猛獸一般的跟着步兵爬奔
在又一次架設電綫中

接連三顆子彈打進他的左臂
他吃緊牙根

硬要把電綫架好

和後方指揮員取得聯絡

他才昏痛了過去

讓救護隊把他抬下來……

可是，敵人已經繳了槍
戰鬥已經結束了

打地堡

昏沉沉的夜色

大地在痊癒

殲滅戰在進行着——

突擊連衝開了敵人的陣地

忽然又被攔腰掃過來的火力堵住

連長指導員都掛了花

這可叫大頭老徐急眼了

他看得清楚——

敵人的地堡像烏龜似的

爬在左前方五十米遠處的矮牆邊

像蝎子拖着有毒的尾巴

在掩護着它的死亡

把衝鋒槍卡上一梭子彈

檢查了一下手溜彈

他一猛勁爬上土坎

一個箭步繞過土疙疸

二班副劉栓也跟上來了

衝鋒槍瞄準了地堡的槍眼

立卽給它半梭子彈：咔味味味……

地堡再不敢喘氣了

二班副看準這個機會

比兔子還快

敵人一槍打過來

他已經躲到地堡後面的矮牆跟前了

轟隆，轟隆，轟隆……

到處都是含着辣味的火花

大凌河畏捲着，抽噎着

彰武城，這個敵人的據點

四圍都被解放軍的砲火攻擊着

『拿下地堡，好讓後續部隊前進』

二班副明確的記得

發揮機智，抓住機會消滅敵人

他向前一步

一夥子彈穿過他的褲襠

送他跳上了地堡蓋

隨即手榴彈

從後門打進地堡去

正在這時，空中呼地飛過來一個東西

他即忙閃過一邊緊緊地爬下

從前面那個地堡旁邊打過來的手榴彈

哈哈大頭老徐已經發現

衝鋒槍堵住它

二班副的手榴彈又扔進地堡去了兩個

美式機槍，湯姆式步槍交出來了

七個乖乖的俘虜

被押送到後面

二班副和老徐又跳過去拿那個地堡……

咱們的隊伍回來了

(我們的隊伍到了那裡
那裡就掀起了歡迎的呼聲)

第一

(一)

遼河的冰閃着紅光

『二滿洲』快滾蛋

老百姓翻身的時候到了

(二)

『咱們的隊伍回來了呀』

打從前幾天起

就像一溜風似的傳遞着

碰着的人都要咬咬耳朵

帶着笑臉回家

(三)

「娃！聽話

「遭殃軍」來不揍死你」

奇怪，娃今天也變了

歪瞪着眼睛

傲慢地蹙蹙嘴

「娘！別糊弄哪

早知道啦，「遭殃軍」就要滾蛋啦」

第二

(一)

是誰呀

站在村頭的土疙塔上

張大着嗓門

在喊叫什麼——

是張大叔嗎

他在着急的喊叫着大家

每家人都準備燒開水

準備草料……

咱們的隊伍就要到了

(二)

咱們的隊伍就要到了

娘們在喇鍋拿柴火

爺們找挑担搬鋤刀

雞犬也跟着忙住一團

娃娃們纏繞住媽媽

『娘！咱也要去挑水

給咱們的隊伍作飯』

太陽帶來了喜悅的光輝

喜鵲在飛來飛去的歡唱着……

第三

(一)

『同志！咱家有兩鋪炕
娘她們早就給騰開了
上咱家去住』

娃拖着班長的手
一個班有了暖炕休息

(二)

『小弟弟
怕不怕咱們當兵的』

娃害臊的紅臉了

『不怕，咱們的隊伍是一家人
咱恨「遭殃軍」

「遭殃軍」蠍虎』

(三)

『老大娘！咱們自己動手
可不敢再麻煩你老人家啦

可是

開水已經燒開了

飯已經作好了

老大娘拿出她珍藏的鹹菜……

第四

遼河流域轟起了砲聲

解放軍在日夜的進攻

「遭殃軍」像枯死的樹葉

在一個師一個師的被殲滅着……

第
四
輯

阿布達娃

像鐵環似的銀耳墜

粗黑的濃眉，像燃燒着山坡似的髑骨

纏着紅色的頭巾像一座山峰

挑着一對大木桶出來了

啊！阿布達娃

你蒙古原野上的這顆向日葵呀

轆轤在隆隆地响着

誰家的調皮小伙子

像一匹小公馬似的從那邊山坡跑過來

阿布達娃却一把把他按捺在地下

像一隻小綿羊的柔順而吱吱的叫着

阿布達娃也紅着臉朶

挑着滿滿的一担飲水回家——

丈夫是個佬好人

整天就浸在燒鍋院的酒槽里

像一隻肥得過重了的公羊似的躺在炕上

通夜的打鼾……

阿布達娃做着可怕的怪夢

像太陽被天狗追逐着似的

整天在野地里奔跑着……

阿布達娃也有過憂鬱，也流過眼淚

那是王爺的煙鍋敲在後腦勺上

下流的喇嘛來死纏着——

她有一把又寬又利的大尖刀

暗暗地發過誓：

誰欺負咱阿布達娃

總有一天要遭殃的

她有一管玲瓏的小笛子

當歌聲在飄蕩的時候

痛苦的草原立刻回到了春天

許多姑娘都集合到她底門前

那支既勇敢而又憂鬱的民歌——

出征的少年就要離開了情人

她們都默默地低下了頭兒

一天

一匹金色的馬兒

帶着雲澤主席的歌聲

像鷹一般的馳遍了所有草原的角落……

阿布達娃也學會了……

「蒙漢原來是一家

團結起來打倒反動派」

她把一匹親手餵肥的公馬

交給那個調皮的小伙子
叫他到旗政府去報名參加蒙漢聯軍

草原的夜

一盞昏暗的油燈

一大棒子燒酒

一大碗炒羊肉

兩個過路的青年

圍繞着老爹坐在暖烘烘的炕上

年青的媳婦坐在炕沿

一會

秫稽絮的門簾掀開了

在燒鍋里烤酒的兒子

也帶着一身燻人的酒氣回來了

這北荒地的夜喲

海一般深黯的天空

一顆一顆的金星

都凍的發抖

刀子似的北風

在屋角上括來括去

大地都好像被撕裂了的顫抖……

老爹的鬍子上沾着酒星

老爹的眼睛發紅了

一個喜歡音樂的青年

(他又是一個好演員)

抬頭看見炕角的牆壁上

掛着一把四條雙弦的胡琴

『老爹！會這個嗎』

老爹笑了

沉重的顏面忽然開朗了

「老哪！不行哪」

老爹取下胡琴

「算是歡迎同志吧」

拍一拍胡琴上的灰塵

松節樣粗的指姆

在弦上遲遲的挑動

聲音是沉鬱的

好像岩石擊在深谷里……

兩個青年都低下頭

傾聽着

這被敵人蹂躪了十四年的

北荒地的聲音

胡琴忽然停止

「同志！這是年青時候的玩意

咱算是沒指望哪」

老爹沉下臉

拿起酒棒子來

仰天的喝着……

喜歡音樂的那個青年

從老爹的手里接過胡琴

「老爹！咱也給你彈一彈

今兒個全都翻了身

老人也該快樂呀」

彈了幾曲秧歌

又彈了一些名曲

詞句是記述着人民的鬪爭

曲調是鏗鏘而又勇敢

老爹在點着頭兒

鬍子在欣喜的擺動

像一塊火石似的兒子也讚賞着好

年青的媳婦從炕沿站起來

像一朵野百合樣的放射着光芒

圓圓的臉

耳朵上掛着銀珠

粗粗的濃眉，厚厚的嘴唇

眼睛粗大而明朗

『咱聽過。咱愛聽』

『從那里聽來的』

『工廠里；那邊那個工廠

明天你們就要走過的那個大廟

劉大姐會唱，她是指導員的愛人』

『你也會唱了嗎』

她扭妮的笑着——

她真像生長在這廣闊的草原上的

一隻玲瓏的小黃羊

『咱不會』

但是，誰肯相信呢

兩個青年都像發現了

什麼奇蹟似的熱情的要求着——

昏暗的油燈忽然放亮起來

天空的星子也像低臨到窗前來偷聽

這歌聲，使許多這草原上的青年

像喝了過多的燒酒而瘋狂着

這歌聲，使失掉了青春的人

也會勇敢起來

這是草原的幸福

敵人的殘酷，並沒有把這歌聲

從這深厚的土壤里消滅去

她唱過了又給翻譯

『這是男子打仗去了』

妻子在家裡思念的意思』

『再唱一個好嗎』

『沒哪』

『再唱一個，再唱一個』

她調皮的一蹤

就跳到櫥櫃那邊去了

拿來一大棒子燒酒

『不唱，咱陪你喝酒』

兩個青年都不會喝

『你能喝多少』

『她麼？這一大棒子差不離』

她的丈夫替她作了答覆

『你呢！你不是剛從酒桶子裡爬出來』
大家都樂的笑了

『老爹！快樂的日子已經來了

你們永遠快樂的歌唱吧』

兩個青年是久久地祝福着她們

草原是多麼的可愛嚟

生活是愉快的

樹林在落着葉子

你挖了一筐山藥且回來

爸爸在場子上揚着黃豆

風飄着你底頭髮

閃着黝黑的波光

慢慢他從牆邊進到屋裡……

媽媽底眼睛

像被風颳紅了的葉子

屋裡是低暗的

有着辣菽一般的焦味

窗孔開的不大

滿炕都是泥渣和灰塵

你擦着洋火

煙燻的眼睛滴下眼淚

提着敵人逃跑後

丟下的嶄新的鉛桶

轆轤的歌聲

像馱隊的銅鈴

給人以愉快的慰問

草堆旁坐着小弟弟

小弟弟底鼻子眼睛塗的像泥人

你去把他底全身都抖的乾淨

媽媽在屋裡叫着什麼

你匆匆地拉着小弟弟進去

爸爸還在揚着黃豆呢

樹林的背後還閃着餘光

山脊那邊的荒地又燃起了野火

這像海一般寬廣

海一般平靜的邊地平原

痛苦的日子是過去了

（無數的人因飢荒和殺戮而死亡）

爸爸是從三代以來都沒有過的高興

從地主那裡分到了土地

今年的莊稼

也不再白白地給人

還要揀頂好的成份——

炕上擺着小桌

爸爸和媽媽盤腳坐在喝湯

你忙着從鍋裡添送着菜飯

（小弟弟在哇喇哇喇地講些什麼）

你今年也是十七八了

爸爸喝一口湯，叫一聲你，又叫一聲你媽

這好日子是來的不容易
忘不了恩人八路軍和共產黨

你收拾了碗筷

大路上還有銅鈴在响

你立在屋簷下看看天空

(像忘記了這深秋的寒意)

那些活潑跳躍而燦爛的星子

你底心裡又在想着什麼……

奔馳在草原上

三個套的膠皮轆轤車

像一隻野獸似的拖着

一道黃塵飛馳過去

靜謐的草原被驚動了

小河也閃着妬嫉的鬼眼
兩旁的野草都向風披糜
一群一群的黃羊
像亡命者般的四散逃奔……

車上的人

都睜大新鮮的眼睛

搜覽着草原上的風景——

一道炊煙從山脊上溜過

茂密的草甸

像海一般遼濶，海一般深

遠遠地飄蕩着牲畜的和鳴……

一個山頭連接一個山頭

山頭兒就像起伏着的波浪

飛馳着的馬車呀

像熟習於冒險的航行者

『跑死了馬兒氣死了王爺』

一個調皮的小鬼揮着鞭繩

從半山腰追逐着一群山羊

向那個頹圯的屯院跑過去

轆轤旁邊有一個肥胖的姑娘

在飲着一匹棗紅的公馬

她含了滿滿的一口清水

朝小鬼底臉頸上噴去……

馬車趕進了院

從塵埃封鎖着的土牆上

取下來那把四對雙弦的胡琴

掌櫃的喝開了燒酒

在一盞昏暗的油燈下

趕馬車的伙計

按捺不住了心中的激動

唱開了古樸的歌詞

從蛛網密密的窗口

月亮露出素白的臉兒

『同志！辛苦了啦』

帶來草原上溫情的慰問

鍋子裡有燉牛肉的香味

包米糝子熬的稀粥

一聲笑來一聲同志

一千斤重的疲勞也拋開了

從痛苦裡甦醒過來的草原

人人都結成了快樂的親眷

收 獲

——鄉村即景——

鞭子拈在馬背上

隆隆的車輪

驚動了黃沉沉的原野
群雁從高空飛過
車上的人唱着歌子

車上滿載着麥穗

打場的男女

遍屯子都揚溢着喜氣

和白色的頭巾

場上的麥堆像山嶺

馬兒打着响鼻

車輪滾過了山溝

又一溜煙的爬上山背

吃飽草料，喝够了水

和主人一般樣高興

土地上沒了地主的踪跡

沒有人來問起關於「田稅」的事情
孩子們像小鳥般在地裡飛奔
媽媽的鐮刀割倒了
像海一樣寬廣的麥地

白楊在屯前屯後搖蕩着
花白的狗娃在田野裡找尋——
一切都陶醉在收穫的芬芳裡
這都是經過了爸爸他們的流血鬪爭

蔣介石這傢伙

一個西葫蘆挖幾個窟窿
鍋煙調水畫兩筆鬍子
被安置在一條狗熊底屍體上還生
外國馬戲班的冒險家

給他穿上呢子軍裝

當做奇貨一般的被帶到世界的市場

他曾在東京餵過洋馬以爲「光榮」

回頭又向柏林與羅馬頻送秋波

不斷地向中國人民咆哮

出版了一本『中國之命運』

一個黨 一個主義 一個領袖

自從太平洋彼岸的大亨

在市場上賞識了這位「英雄」

曾帶他到尼羅河畔去

學會了一個新鮮的詞兒——「民主」

這回要他在松花江上去扮演

他是樂的露出了滴血的牙齒

這傢伙有着鹽商的陰險與惡毒

上海交易所裡的狡騙與無恥

會把中國送到三菱三井去討價還價
現在乾脆就投給華爾街底錢櫃裡
用殘殺來鎮壓反對他的人們
用中國人民底膏血維繫她的生命

陳 誠

長不像冬瓜

短不像葫蘆

華爾街的冒險家把他捧在手上

雪茄煙迷縫着眼睛

忽然嘩嘩地笑了

贈給他一個好聽的稱號

『短小精悍的軍事家』

在內戰的戰場上

充任着第一等脚色

蔣介石的心腹
美帝國主義的前哨走狗

他具有「青田小販」的傳統
在黃浦灘的輪盤賭中學會了一套經驗
法西斯的師傅曾給以提高
一步一步地走上了「內戰舞台」——
在中國人面前冒充能幹
於是，使當時的幕尼黑主人
與大西洋彼岸的洋酒館老闆
都得意洋洋地
在東方這「物產豐富」的牧場上
又發現了一隻出色的警犬

據說他很機智

「委員長」底鐵臉上也浮起過笑容——
當日寇進攻到中原

他們躲到峨嵋山的別墅

給山姆叔叔從長計議

全身都充滿了反蘇反共的毒液

「八一五」後隨蔣介石推翻了「政協決議」

像餓狼一般的咆哮著

「三個月肅清蘇北，一年內解決中共」

這的確使白宮的主人高興過一個時候

又是馬歇爾，又是魏德邁

二十萬萬元的軍火似乎快釣上了大魚

好小子！「中央社」

會替他吹噓過一通臨沂會戰

不料解放軍進軍神速

一下子打掉了蔣介石的心肝七十四師

垂頭喪氣的縮回南京

在主子面前把責任推給部下

滿洲的烽火震動了華爾街

我們的私鹽販子賣國賊

趕快把這位「受寵」的貨色送來

滿洲是放在華爾街保險櫃裡的一顆寶石

這隻「忠實」的警犬

合衆社不斷地給以打氣

『國軍將重獲優勢』

誰說不厲害呢

趕走了熊式輝，杜聿明

接着兩名中將，十二名少將被捕

雜牌軍做了犧牲品

一切都順從了山姆叔叔的「聖旨」——

可是

解放軍的攻勢

像暴風雨捲襲着原野

剛喊出『六個禮拜清除北寧路』

屁股上就被狠狠地踢了一腳

五個師又完蛋了

丟掉了中長路上「數處戰略據點的城鎮」
頭破血流，警魂不定

「陳誠」，這個名字就是一堆臭狗屎
殺人罪惡的集中表現

隨着你的姨父——蔣介石劊子手
一定要被消滅

孫 科

從小就以

牛奶，黃油，麵包

餵的肥頭胖腦

經常從洋酒館出來

滿臉的油光

如果

把西服換上圓領大褂
和去掉那頂呢帽

簡直就是

一位狗頭和尚

從美利堅

學會了怎樣發財和享樂

在上海和一批流氓

跳舞廳進，交易所出

每天所盤算的

就是錢，錢，錢

或者某一個「肥缺」

因為他是孫中山的少爺

人人都管他叫「太子」

似乎

他感覺到有些「落伍」

一天從咖啡館回來

發誓要「自強圖存」

弄得兩旁的人都瞠目結舌

他的大門上

取下了「五五憲草」的招牌

換上了「自由派」幾個金字

遠涉重洋到過西歐

厚着臉皮

去拜訪了社會主義的葡萄園

當他被扔到冷坐上的時候

非常的焦燥，作急

在重慶不斷的發表了

抗戰的主張

日寇投降了

又參加了政協會議

他的聲音很响

打擾了山姆叔叔的好夢

一句中國的老諺語

「愛叫的麻雀沒有四兩肉」

授意在中國的代理人——

這條鹽場裡爬出來的狗熊

天天喊着殺人的蔣介石

一條「副主席」的殘骨

他就乖乖的「安分」起來了

打着哈哈

裝點着這屠場式的小朝廷

什麼中國

已經走上了「民主」的道路

于是

他得意的叫囂着

什麼蘇聯違背了中蘇友好協定

韓共助長了東北「內戰」

真像上海灘上

新出了一位打手

瞪着白痴的兩眼

口水在四方飛濺……

反動的糞堆上

經常會出現一些

臭氣熏天的蛆虫——

今天是一等名角登場

自己也頂爲得意

忘記了

已經永遠被人民唾棄

永遠背着罵名

去完成他們的「歷史任務」

法蘭西，再起來戰鬥吧！

馬歇爾的計劃

華爾街伸出的血手

死捻着法蘭西的咽喉

塞納河曾在希特拉

被消滅的時候掀起過歡慶的歌聲

現在又是秋天來了，那裡的遊客

又都默默地低下了頭兒

彷彿又聽見了深長的哀息。

這盧梭，服爾泰，丹頓的故鄉

博愛，自由，平等的園地

「第三共和國」燦爛的光輝

一九四〇年被軟弱的統治者斷送了

屠夫和幫凶的賴代爾，貝當之流
把這曾被人稱頌的法蘭西
像一塊肥肉似的捧給了希特拉
肥沃而風景美麗的土地上
殘踏着獸蹄，流淌着鮮紅的血液
人民用眼淚來餵養着飢渴
然而法蘭西並沒有從此就倒下了
從噴怒的狂海裡站起來
人民的「馬奇」像一陣陣的風暴
掃清了留在祖國名字上的污辱。

當歡騰的人民結成隊伍
像大西洋的巨浪通過巴黎
震動雲霄的歡呼和歌唱
衝散了辛辣的硝煙
淹沒了殘磚敗圯的愴涼
每個人擦乾眼淚

都只是談着解放後如何恢復自己的家園
開始耕種和製造的計劃

恰在這時，那些政治販子

和屬於「二百家」的主人，也都

從倫敦，從亞美利加，

從那些秘密而安全的別墅回來了

他們仍保持「高尚」的神氣

也滿口談着「和平」，談着「國家的恢復」

誰知道他們還有一位「秘密的客人」

就在人民歡狂的通宵相慶的時候

他們又以「國家主人」的資格

躲在深私的大廳裡做了一筆生意

人民用血肉奪得的勝利

又輕易地被人騙賣了

華爾街的主人代替了希特拉。

勝利的歡呼在全國沸騰的時候

法蘭西的人民太愛和平了

太愛的一個個都染上了幾分傻氣

讓那些政治販子與外國的奸邪

在巴黎的舞台上姿意的表演

和平變成了他們的資本與武器

又一次像一九四〇年的出賣

人民把「馬奇」的手槍，炸藥，大砲都交出去——

那是犧牲了多少同志才從敵人那裡奪來的尊品呀！

法蘭西的幸福讓他們來「創造」

第一次「公社」的悲劇

不料在賽納河還要重演一次

人民又帶上了誰都厭恨的枷鎖。

法蘭西！再英勇的起來鬪爭吧

這三年來的血跡證明

無論戴高樂，舒曼，達拉第，馬利等等

他們都是執行外國主子的意志

把法蘭西的膏血去肥胖外國的豬子
全世界人民都是你們的後盾

「馬奇」的戰術你們並沒有生疏
只有把一切外國侵略者的代理人

和「二百家」的吃血鬼都掃除乾淨
人民才有真正的解放

法蘭西！回看一下你東面的那些小兄弟呀！

糧 食

「蔣總災」的「遭殃軍」

到了梅河村

先殺幾個人

把頭割來掛在村口

要老百姓們屈服

連長

帶着馬弁

到老百姓家

去要糧食

到第一家

「有糧食嗎」

「沒有」

到第二家

「有糧食嗎」

「沒有」

到第三家

「有糧食嗎」

「沒有」

連長氣紅了眼睛

氣粗了鬚子

手槍往桌上一扔
四壁都受了震驚

『媽的！忘八蛋
都是「共匪」，「奸軍」
非殺不行』

叫來一個老漢
頭髮都脫光了
滿臉都是縐紋
連長很「客氣」
叫他坐下

給他一杯開水

『有糧食嗎』

老漢愁迷着兩眼

『有糧食嗎？你說呀』

『沒有』

叫來一個年青人
飢餓的身子

只剩了一張瘦皮

連長笑一笑

打量了他一番

拍一拍他肩膀

『有糧食嗎』

年青人低下了頭兒

『有糧食嗎？你說呀』

『沒有』

叫來一個小孩子

有十一二歲的光景

臉嘴瘦的像糊獮

連長捻着他的胳膊

晒開有金牙的嘴巴

叫着他小兄弟

『有糧食嗎』

小孩子撅起嘴唇

『有糧食嗎？你說呀』

『沒有』

連長跳起兩隻脚

一陣脚頭耳括子

三個老百姓受了「懲膺」

把頭割下來掛在村口

立刻召集村民大會

全連的士兵都出動

連長用咆哮發佈命令

『這個村子不錯

限三天繳出二百石糧食』

說過話，頭也不回的就走了

三百多個老百姓

都低着頭，嘆着氣

慢慢地散去……

糧食

糧食

像一條毒蟲

咬着

每一個人的心

糧食

糧食

像一條鞭子

猛烈地

抽打着每一個人

糧食

糧食

像一道死刑

在追繳着

每一個人的命

一天過去了

沒有動靜

兩天過去了

沒有動靜

連長像鍋邊的螞蟻

在屋子裡走來走去

一會把桌子拍的像放大砲

一會把手槍弄的哧哩嘩喇……

等着第三天吧

連長實在沒有了耐心

就在第三天的晚上

村子里忽然起了風暴

好像狂海在喧騰

全村的老百姓都像瘋了

喊叫着要生存

把這一連士兵包圍

在血泊裡抓住了連長

『你還要糧食嗎』

憤怒的拳頭

立刻把他搗成肉泥……

生存者

流着眼淚，埋掉了親人

揹上拿得動的東西

結成隊伍

奔向他們的救星——解放區

老黑哥

我喜歡講故事

我覺得故事比抒情詩

還要感動人

今天

我就把老黑哥的故事

再給大家講一遍。

前年，我們從關內出發到東北

在晉北的一個名字叫紅石河子的山溝裡

親自去看了看老黑哥的墳墓

還給他行了三個鞠躬禮。

這山溝很奇怪

我們在山嶺上走着

就像坐上了飛機

下到山溝來

就像走進了地球的心臟

當晚

我們就休息在

老黑哥他們的家裡。

從溝底到溝口有二十里

一道亂石溝裡的清泉

潤養着這一片黃土

一共有三個村子

一百來家人——

那是四二年的秋天

鬼子發動了秋收大「掃蕩」

八路軍在到處抗擊着敵人

武工隊神出鬼沒

使鬼子的「掃蕩」

不能「如期完成」

反遭了大量的殺傷——

就在大「掃蕩」的末期

鬼子要「肅清」

使他們日夜不安的武工隊

也分了許多小隊

突然去奔襲許多的山溝

一天

剛吃罷早飯

人們剛拿起鎌刀

啪！啪

槍聲响了

鬼子的小隊衝進了山溝

三個村子都有了鬼子

都把全村的老百姓集合在寬大的院裡

一個像從閻王殿裡出來的軍官

兩片鴨子腳

拖着笨重的皮靴

拖一把長刀

指手劃腳地

哇啦哇啦的講了一些什麼

突然走到老黑哥的面前

像酒瘋子一般

狗熊似的晒開牙齒

一把抓住老黑哥的胸襟

『八個牙奴！你的八路的』

老黑哥是全村裡

連三歲小孩也知道是一個佬好人在地里整天啃蚩階蚩的幹活

那怕幹的腰都伸不直了

他從不吱聲

每頓的小米飯

要尖尖的三大斗碗。

村長是個有點白鬍子的老人

他把破舊的帽子摘下

慢慢地走到鬼子面前

恭恭敬敬地給他灣了灣腰

『報告皇軍，他是大大的良民』

村長想給老黑哥求求情

鬼子把眼一斜

村長連忙低下頭來

『你們都是壞啦壞啦的

你們武工隊的有』

他像受驚一般的一個轉身

好像瞄準似的指着老黑哥

『八個牙奴！他的武工隊的』

全院子的人都沉默了

幾十顆心一齊都在撲通撲通的跳

村長還沒有得開口

鬼子把長刀

唰的一聲抽出來

在村長的面前一揮

叫所有的人站開些

一群鬼子包圍了老黑哥

老黑哥抬起眼來看了看周圍的父老兄弟

一個小孩在受驚的哭叫着——

鬼子的長刀

在太陽裡閃爍着殺氣騰騰的亮光
接連問了老黑哥三次

『你的武工隊的，快快的說』

老黑哥仍是當初一樣

像一尊莊嚴的神像

緊閉嘴唇

沒有吐露半個字

鬼子的兩眼一瞪

裂開兩瓣獠牙

突然給老黑哥的小肚子一脚

老黑哥經得起，沒有動搖

這可把鬼子氣火了

雙手抱着長刀

橫匹匹的就給老黑哥的肩膀一劈

老黑哥的一條胳膊下來了

鮮血像門前的紅石河子的流水

立刻染紅了院地

然而老黑哥仍是原樣的立着

鬼子是成心要殺人的

一刀從老黑哥的頭上劈下去

腦漿和鮮血在滿山溝裡滾

老黑哥終於倒下了

最後

鬼子又把全村搜翻了一遍之後走了

走時叫所有的人都要「記住」

要把老黑哥當做「榜樣」。

是的

全山溝三個村子的人都記住了的

把老黑哥收拾了

家家都拿出一些布料來把他裹好

混和着眼淚捧去

埋葬在對面的高坪上

給他立下一塊墓碑

所有的人都齊集在他的面前

(並沒有誰的鼓動)

心裡一致的默念着，宣誓着

要把老黑哥當做榜樣

現在，鬼子已經早就完了蛋

這山溝裡早就充滿了民主生活的愉悅的空氣。

可是，一有人提起老黑哥的事來

自然而然的都要低下頭兒